

周子《紅樓夢》問題研究參考資料



魯 迅 論《紅 樓 夢》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然荣公府虽煊赫，而“生齿日繁……”，故“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第二回）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觐面，先有可卿自经；秦钟夭逝；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随歿。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

《中国小说史略》

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份，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嘴马粪。

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

《言论自由的界限》

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拣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参考资料

目 录

《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	(1)
《红楼梦》是一部反孔的历史小说.....	李 力 (3)
《红楼梦》一书产生的历史年代.....	(17)
《红楼梦》第四回是全书的纲.....	秦厚今 (30)
《红楼梦》第四回反映的基本矛盾.....	洪 中 (40)
从几十条人命看《红楼梦》的主题思想.....	吴幼源 (44)
《好了歌》是《红楼梦》的主题歌华师中文系工农兵学员葛德保、刘新、孙玲、周常征	(55)
《红楼梦》对反动“四权”的揭露和批判.....	金志弘 (60)
一部《红楼梦》 万家血泪史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老工人 孙启秀	(73)

反孔与尊孔斗争的艺术画卷

.....北京师范大学《红楼梦》评论组(85)

二百年间《红楼梦》研究反映的阶级斗争.....范 勤(101)

批判资产阶级不停——学习《关于红楼梦的问题的信》

.....梁 效(119)

《红楼梦》主要人物剖析

《红楼梦》主要人物关系表.....插 页

《红楼梦》其他较重要的人物表.....(129)

评贾宝玉的叛逆形象.....陈文锦、吴伏海(133)

悲愤一生的林黛玉.....(144)

试析晴雯形象及其意义.....许龙九(152)

奴隶道德的体现者——晴雯.....(162)

鸳鸯抗婚.....杭州针织厂工人评《红》小组(168)

封建卫道士薛宝钗.....孙 逊(173)

这是哪家的“正面人物”

——批判林彪一伙对薛宝钗的吹捧.....柏 青(184)

- “装愚守拙”与“韬晦”之计
——评《红楼梦》里薛宝钗的反动策略
……水利电力部十二工程局修配厂青年工人朱林中(195)
- 王熙凤——反动没落阶级的典型……黄天(201)
- 从尤二姐之死看王熙凤其人
……岳阳地区师范学校理论组(212)
-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评《红楼梦》里的王熙凤
……辽宁大学史平(219)
- 从邢夫人抄检大观园看反动阶级内部争斗的特点
……叶茂康(227)
- 封建末世的孔老二
——《红楼梦》里的贾政……梁效(234)
- 林彪独独赞赏贾雨村……黎穗(245)
- 贾雨村小论……钱光培(250)
- 大观园里的伪善人——贾母
……辽宁第一师范学院中文系《红楼梦》评论组(254)
- 以“理”吃人的“活菩萨”
——从贾母不爱林黛玉谈起
……天津市工人业余评论组子干(260)

贾母的“可怜见”	严 石 (264)
谈探春理家	吴战垒 (270)
从贾探春“兴利除宿弊”谈起 ——大观园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危机	孙锁顺 (278)
焦大与“补天”	青平、薛工 (289)
王仁“忘仁”	上海味精厂 杜恂诚 (293)
林彪一伙为什么欣赏平儿	严嘉良 (296)
“西洋花点子哈巴儿”——袭人	(300)

《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活在十八世纪的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红楼梦》的写作，大致是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开始，直到曹雪芹逝世。

当时，被御用历史学家粉饰为“乾隆盛世”的清王朝的统治，其实早已危机四伏，不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在激化，而且贵族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的斗争也日益剧烈。这突出地表现在最高统治者的皇位的争夺上。玄烨（康熙）统治的末年，他的皇子们争权谋位的斗争十分激烈，最后，以皇四子胤禛用极端阴险的手段取胜，是为“雍正”。胤禛登上统治宝座以后，不只暗害了他的父亲，治死和囚禁了他的兄弟们，而且清除了大臣奴才中一切附庸于政敌的党羽，包括他父亲玄烨的亲信奴才们，也都成了他鱼肉和扫荡的对象。作为玄烨的亲信，出身于正白旗“包衣”（奴才）的曹雪芹的家属，就是在这场政争中败落下来的。

曹雪芹的先世是汉人，很久以前就入了满州旗籍，成了皇家的奴才，又由奴才而晋升为官僚。从他的曾祖曹玺开始，到祖父曹寅，到伯、父辈曹颀、曹頔，连任江宁织造。所谓“赫赫扬扬，已将百载”。织造是一个只有皇帝亲信才能得到的肥缺。曹玺的妻子曾经是玄烨的乳母，曹寅也曾做过玄烨的“侍读”。承袭织造达七十年之久的曹氏家族，和这个封建皇帝有着特殊亲密的关系。不过，曹家的所谓赫赫百年的荣华富贵，也就和玄烨的统治一同完结了。《红楼梦》中所描写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历史，都有着曹家盛衰的影子。这“四大家族”的破

败，在当时是有典型意义的。

关于曹雪芹个人的历史资料，目前发现得还很少。人们只是从他生前的几个好友的赠诗中，依稀看到他晚年的落魄生活和《红楼梦》的写作情况。

曹雪芹晚年住在京郊西山附近。张宜泉“题芹溪居士”诗中有这样两句：“爱将笔墨逞风流，庐结西郊别样幽。”这所谓“庐结西郊”，并不完全是曹雪芹的自愿，而是迫不得已的落魄迁居。据另一些诗句所描述，曹雪芹这一段的生活很贫困，甚至有时还要靠卖画度日。这也正是他写《红楼梦》的时候，这在敦诚、敦敏的赠诗中多次有所暗示。所谓“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扣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敦诚）；所谓“秦淮旧梦人犹在”（敦敏），“废馆颓楼梦旧家”（敦诚）；“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日忆繁华”（敦敏），都可以说明曹雪芹在落魄的生活中，一直坚持他的“秦淮旧梦”（即《红楼梦》）的写作。他在《红楼梦》第一回自豪地宣称：这种“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生活，不仅不妨碍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顽强地写作《红楼梦》的“襟怀”，而“晨风夕月，阶柳庭花”，还滋润了他的“笔墨”。

可惜的是，曹雪芹生前没有完成他这部呕心沥血的小说。根据已发现的手抄本，只有八十回。据前人批注，八十回后还有过一些残稿，但却全部亡佚了。现在的一百二十回本的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高鹗所续。

《红楼梦》是一部反孔的历史小说

李 力

《红楼梦》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长篇名著。在这部四大家族的兴衰史中，不仅深刻地展示了地主阶级的罪恶和封建社会必然没落的历史趋势，而且对孔学作了尖锐的批判。反孔与尊孔，历来是政治思想领域里两条路线的斗争。《红楼梦》在这方面的内容，对于我们深入批判孔学的反动性，进一步认识历史上反孔与尊孔斗争的实质和意义，是一种可贵的思想材料。



宋代以后，封建社会逐步向后期过渡，地主阶级越来越走向下坡路。在这过程中，孔孟的地位越抬越高；继承和发展了孔学反动思想的程朱理学，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官方哲学。清王朝一成立，就明确宣布：“国家崇儒重道”（《东华录·顺治十年》），把崇奉儒学儒道作为国家的指导方针。在康熙时期，这种局面虽然有所改变，但到乾隆年间，随着阶级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也更加尖锐，把持清朝政权的大地主阶层变本加厉地推行“崇儒重道”的路线，企图以此来加紧对人民群众的镇压和欺骗，同时也借以压制本阶级中其他阶层对自己的不满。乾隆元年编辑《御制日知荟说》，大捧程朱，大谈“天生性命之

旨”，就是为了借助政治力量，把程朱理学定为阐述和发挥孔学的正统思想；在政治上，则一再强调“随时随事，以义理为权衡”（《清高宗实录》卷十二），把程朱理学奉为制定政策、推行各项政治措施的指导原则。这都清楚表明：“崇儒重道”既是一条思想路线，也是一条政治路线，它在曹雪芹所生活的这个已经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占着统治地位。而曹雪芹的《红楼梦》，便是对这条路线的尖锐揭露和激烈抗议。

跟当时统治集团“崇儒重道”的思想路线相对立，《红楼梦》勇敢地主张唾弃儒家思想。作品通过其所热烈赞扬的地主阶级叛逆者贾宝玉的形象，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程朱理学。贾宝玉不仅对宣扬理学的“时文八股”“深恶”痛绝，斥为“后人饵名钓禄之阶”；而且对包括程朱在内的“前人”著作，作了尖锐的指责，说它们把人教成了“国贼禄鬼”，因此，“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在这里，曹雪芹实际上是向人民指出：程朱的书是腐蚀灵魂的毒药，应该一火焚之，表现了他对程朱理学的无比痛恨。

尤其值得注意是是：曹雪芹还通过贾宝玉进一步宣称：“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这就是说，除了《大学》（《四书》中的一部）里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一句话以外，其他的儒家学说都是胡说八道，根本不值一读。其实，就是对儒家的所谓“明明德”，他也是貌为推崇，实际反对。《大学》说得很清楚：按照孔老二的那一套反动教条，去搞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明明德”。而曹雪芹却以赞赏的笔调，精心描摹贾宝玉的“行动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又说他“并不想自己是丈夫，须要为子弟之表率”，这正显示出宝玉对儒家的

“修身，齐家”极端厌恶；他甚至指责“读书上进”，也即想要“治国，平天下”的人为“禄蠹”，揭发“文死谏，武死战”是“须眉浊物”的“沽名”，这更是对儒家鼓吹“治国，平天下”的尖锐批判。总之，在曹雪芹看来，不仅“明明德”以外的儒家学说是“混编纂出来的”，连儒家为“明明德”所规定的具体内容，同样是为了把人引上“沽名”的“禄蠹”道路，跟把人教成“国贼禄鬼”的程朱理学并无二致。曹雪芹之所以不让贾宝玉把《四书》一起烧掉，还称孔丘为“亘古第一个圣人”，不过是由于反孔思潮在封建社会后期受到越来越严酷的压制，他不得不披上一件尊孔的外衣，给自己的作品涂上一层保护色而已。

就这样，曹雪芹对程朱理学、儒家谬说，直接作了无情的否定，表现出反潮流的精神。这也正是对当时那条尊孔的思想路线的勇敢挑战。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所以，《红楼梦》在批判这条思想路线的同时，更以贯穿全书的深刻描写，对“崇儒重道”的政治路线作了愤怒的揭露和鞭挞。

二

孔老二说：“克己复礼为仁。”这是孔学的反动核心，也是历史上一切反动派搞复辟倒退的反动政治纲领。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清代统治者所推行的“崇儒重道”的政治路线，同样把维护“礼治”作为基本内容。乾隆时接连下令纂修“礼书”和《三礼义疏》，屡次声称：“礼”是“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的，离开了“礼”，就不可能“总一海内，整齐万民”（《清高宗实录》卷二十一）；并明确规定：在政治上必须“敦崇礼教，以端风化”（同上，卷十九）。正是在这面“礼治”的黑旗下，封建

统治阶级一面以极端残酷的手段维护其对人民敲骨吸髓的剥削和压迫，保障他们奢侈糜烂的生活，一面大搞复古倒退：当时的统治集团把任何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都诋为“非礼”而加以否定，对任何要求改革的人都予以压制和迫害。他们妄图以这种倒行逆施来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曹雪芹对“崇儒重道”的政治路线的批判，首先也就表现为对于“礼治”的批判。《红楼梦》明确指出：当时的统治集团“崇诗尚礼”；同时又一再提示读者：它所写的贾府是个“诗礼之家”、“诗礼簪缨之族”，也即“礼治”的典型。所以，曹雪芹对贾府的揭露，实际上就是揭示了当时统治集团所崇尚的“诗礼”到底是什么货色，暴露了“礼治”的罪恶内幕。

根据《红楼梦》的描写，这种“诗礼簪缨之族”，完全是依靠劳动人民的血汗来维持的。在一个大荒年的年底，黑山村乌庄头给贾府长房送来的地租，是两千五百两银子、成千担粮食、数百头鹿、獐之类的牲畜、一千几百只野鸡、鹅、鸭等禽鸟和其他许多值钱的东西。这庞大的财富，哪一样不是从受灾的农民身上搜刮来的最后一滴血汗？可是，贾府的主子还大不满意，皱眉说：“这够做什么的？”“真真是叫别过年了！”甚至歇斯底里大发作，公开叫嚷：“这几年添了许多花钱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却又不添些银子产业，这一二年里赔了许多，不和你们要，找谁去？”这就是“诗礼簪缨之族”的哲学！他们对于剥削农民永远不会感到满足；自己“添了”“花钱的事”，却“理气直壮”地要农民献出更多的血汗来赔补。什么“礼治”？不过是对劳动人民最疯狂的掠夺和榨取。

在这种“诗礼簪缨之族”中，确是“规矩”森严，礼仪繁多，处处显示出“礼治”的特色。例如，主子洗脸，丫头就必须

“高捧面盆”、“双膝跪”在主子面前，旁边还得有另外两个丫环“屈膝捧着巾帕并靶镜脂粉之饰”，共同服侍。主子经过，“下人”必须“垂手侍立”，如有几天不曾见到主子，还必须赶上去“请安”。“下人”向主子“回事”时，倘主子正在下棋、梳妆或干别的什么，“下人”就必须悄悄地站在旁边，不准作声打搅。这类日常生活中的“规矩”，多得数也数不清，“下人”如果稍有疏失，就“叫两个二门上的小厮”，“拿绳子鞭子把眼睛里没主子的小蹄子打烂”，使“下人”“死无葬身之地”。与此同时，主子对“下人”却从来不受任何“规矩”的约束，爱打就打，爱骂就骂，要怎么糟塌侮辱就怎么糟塌侮辱，“下人”不许稍有违抗；而且在挨了打骂以后，还要向主子“叩谢”；就是被主子迫害死了，“下人”的家属还得向主子“磕了头，谢了出去”。孔老二不是高叫什么“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吗？贾府就是这样的一个黑样板。什么“礼治”？不过是对劳动人民最残酷的压迫。

在这种“诗礼簪缨之族”中，主子们过着难以想象的豪华奢侈的生活。一个十来岁的“小姐”，就有一大群丫头和仆妇服侍。主子的房间中，摆满了一般人叫不出名字的贵重陈设。用刘姥姥的话来说，“满屋里东西只好看，都不知叫什么”。他们吃茄子，要用“十来只鸡”作为配料，吃一顿螃蟹所花的钱，可以供“庄家人”“过一年”。为了修建大观园，银子花得象淌水一般；仅到苏州去采办烟火等物，就花五万两银子。他们这样地拚命挥霍从人民身上榨取来的血汗，据说都是为了维护“礼治”的需要。“礼仪如此，不为过也”。就是说，他们全是按照“礼仪”的要求在行事，丝毫不算过分。如果不这么办，倒反而违反了“礼”，“倘或来个亲戚，看着不象。”什么“礼治”？不过是

剥削阶级穷奢极欲的代名词。

在这种“诗礼簪缨之族”中，大大小小的主子全都烂透了。这一伙人面禽兽，“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聚赌嫖娼，无所不至”。而这一切，跟他们所鼓吹的“诗礼”又是完全一致的。贾母是贾府的最高统治者，也是“诗礼”的坚决维护者；她曾经宣称：把“诗礼也忘了”的人，就是“鬼不成鬼，贼不成贼”的“下贱人”；然而，当贾琏侮辱鲍二家的丑事被揭露以后，贾母却又恬然宣称：“小孩子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原来，这种卑鄙丑恶的行为，并不违反贾府所维护的“诗礼”，反倒是“诗礼之家”的正常行为：人人都“这么过的”。这真是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什么“礼治”？不过是剥削阶级荒淫无耻的遮羞布。

《红楼梦》不仅以丰富、生动的材料，暴露了“礼治”的丑恶和凶残，而且也指出了所谓“礼治”是不得人心、不可能长远维持的。在贾府这个“诗礼簪缨之族”中，“下人”们固然“一个个都作起反来”，连主子中间也已经分化出了一些不满“礼治”的叛逆者；贾宝玉、林黛玉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当然，他们“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林黛玉不是还在担心贾府“后手不接”吗？他们的不满“礼治”，实际上是为了“补天”，是想通过某种改革以维护本阶级的统治。然而，他们的思想行为却被推行“礼治”的贾府主子们视为洪水猛兽，遭受了种种迫害。贾府的主子们满以为只要残酷地镇压“下人”的“作反”和本阶级内部的叛逆者，就能使“礼治”长期地维持下去，不料最后仍落得个土崩瓦解、“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生动地显示了“礼治”的破产。

尽管《红楼梦》的这些描写，并不是为了从根本上反对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但却对儒家的“礼治”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从这里我们可以再一次清楚地看到：历史上的任何一条贯彻儒家思想的政治路线，不仅是极端凶残和腐朽的，而且最后绝不可能逃脱灭亡的命运。

三

孔老二叫嚷说：“仁者爱人。”这是儒家用来复辟奴隶制、欺骗人民群众的虚伪口号。历史上的一切反动派，也都把他们所维护和妄图恢复的反动统治，打扮成“王道仁政”。推行“崇儒重道”路线的清王朝统治者，同样挂着这面招牌，一再吹嘘清朝的统治是“仁政仁心，千载莫并”（《清高宗实录》卷二）。对这种所谓“仁政”的批判，是曹雪芹反对“崇儒重道”政治路线的又一个重要表现。他在《红楼梦》中，一面明确指出：当时的统治集团“纯仁”“过天”；一面又通过对贾府的揭露，以鲜血淋漓的大量事实，揭穿了“仁者爱人”的骗面。

照儒家的说法，“礼治”和“仁政”是孪生兄弟，推行“礼治”就是实施“仁政”。贾府这个“诗礼簪缨之族”，也打着“仁政”的旗帜。它是一个“慈善宽厚之家”；当家的王夫人是个“宽仁慈厚的人”；整个家庭笼罩着一层温情脉脉的纱幕。但在这纱幕下掩盖着的，却是一个喝人血、吃人肉的魔窟。

自然，贾府对某些人确是很爱的。薛蟠家一到，贾母和贾政都立即热情款留，要他们在贾府长住。贾雨村也是贾府的红人，贾赦和贾政都对他十分亲密。赖大一家更深受贾府的恩典，赖尚荣就是靠着贾府的照应而当上了县官。然而，这都是些什么人？

金陵大恶霸薛家跟贾府属于同一个政治集团，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一损皆损，一荣俱荣。”贾雨村是贾府的得力帮凶，不仅薛蟠的人命案由他一手了结，他还帮着贾府干了无数横行霸道、谋财害命的事情，“弄得人坑家败业”。赖大夫妇则是贾府的奴隶总管，他们手上染满着奴隶的鲜血。**“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贾府所爱的，是跟他们一起剥削、残害人民的最密切的伙伴和爪牙，是剥削阶级中的一小撮反动派。

对于自己阶级中其他阶层和集团的分子，他们的态度就两样了。王熙凤为了到手三千两银子，把乡绅小姐张金哥和守备公子的婚姻活活拆散，逼得女的上吊自杀，男的也投河自尽。家里有着许多古扇的石呆子，也是地主阶级出身，但贾赦看中了他的古扇，就诬赖他拖欠官银，抓到衙门里，逼着“变卖家产”，把他爱如性命的古扇全都抄了来，害得石呆子“不知是死是活”。地主阶级中的这些分子，不过是贾府的鱼肉对象。贾府对这些人，哪里有什么爱？至于地主阶级的叛逆者和那些跟他们有利害冲突的人，他们更是务必置之死地而后快。贾宝玉差点被打死，林黛玉则是被贾府的大小主子合谋害死的，是牺牲品。还有尤二姐和张华，根本谈不上叛逆性，王熙凤因他们妨碍了自己的利益，千方百计要把他们搞死。施行“仁政”的贾府，就是这样地草菅人命！

生活在这个“慈善宽厚之家”的广大奴隶，其实是置身于最黑暗的监狱和刑场里。他们在残酷的折磨下成批惨死：瑞珠触柱；金钏跳井；鲍二家的自缢；五儿、晴雯被迫害而夭折；连贾母用来侍候自己、时刻离不开的鸳鸯等，最后也只能“或是寻死，或是剪了头发当姑子去”，此外别无第三条路可走。而那些还活着的奴隶，则被贾府的大小主子摧残得生不如死，连年仅十

余岁的丫头都发出了“还不如早些死了倒干净”的悲叹。

在贾府的这一系列滔天罪行中，作为“仁政”的化身而以“宽仁慈厚”著称的贾府统治者王夫人，就是一再残杀奴隶、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金钏是被她诬蔑为“勾引”“爷们”、打了巴掌赶出去而被迫跳井的；晴雯是生着重病、被她命人从炕上拖下来赶走，给活活凌逼死的；司棋、芳官、药官、蕊官等也都断送在她手里：司棋后来自杀，芳官等三人都做了尼姑。当晴雯被赶出去时，王夫人凶相毕露地说：“把他（指晴雯）贴身的衣服撂出去”，其余的一概不准带走；晴雯死了，她还恶毒攻击晴雯是“女子瘠死的”，恶狠狠地叫嚷：“即刻送到外头焚了”。在五儿被迫害而死后，她十分高兴，说是“幸而那丫头短命死了”。这个“好善”的王夫人，对劳动人民就是这样地刻骨仇恨。“慈善宽厚”的贾府主子们所欠下的这一笔笔血债，深刻说明：剥削阶级的所谓“仁政”、所谓“宽仁慈厚”，从来就是对劳动人民最凶残、狠毒的压迫和虐杀。

那么，“仁政”和赤裸裸的暴政就毫无区别么？有一点区别。这个“慈善宽厚之家”在残酷迫害人民的同时，还有一整套伪善手法：他们使大批劳动人民沦为奴隶，“把好好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但却买些虫鱼来“放生”，以显示他们的“慈厚”。贾府的男女“下人”经常挨打，动不动就是“打他四十棍”，“打四十板子”；但大多是“叫了管家媳妇来，说给他去责罚”，主子却不大亲自动手，以此来制造他们“从不曾打过丫头一下”的假象，表示他们的“宽仁”。甚至在把人迫害死以后，他们还要借此骗取“爱人”的美名。丫头瑞珠明明是被迫触柱而死，但贾府却硬说瑞珠是因思慕主子秦可卿而自杀的，以此来渲染秦可卿对“下人”的“厚道”，“合族人也多称叹”。真是